

焦裕禄青少年的故事



刘俊生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焦裕禄生前是兰考县委书记。他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表彰，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这本书收有25篇故事，都是焦裕禄青少年时期的真实经历。其中有反映他苦难的童年的，有反映他刻苦求学的，更多的是表现他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土匪恶霸进行斗争的战斗故事。故事生动、具体，语言流畅，是一本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读物。

焦裕禄青少年的故事

刘俊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联）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3.625印张 53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R10105·80 定价0.26元

目

录

引 手	(1)
上 学	(3)
写 字	(6)
运 油	(10)
巧 遇	(15)
送情报	(19)
悲惨的遭遇	(24)
狱中救难友	(28)
特殊劳工	(33)
你我都是穷苦人	(36)
教训杨把头	(41)
井下除寇	(45)
逃出虎口	(50)
当民兵	(53)
铁面无私	(56)
要执行俘虜政策	(61)
审讯可疑人	(64)
入党	(67)
侦察敌情	(72)
捉“舌头”	(79)
智退敌人	(83)
三访刘庚申	(86)
“祭祖”	(91)
让敌人乖乖听指挥	(96)

分化敌人 (102)

擒顽匪 (107)

后 记 (112)

引 子

你们知道焦裕禄吗？

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的前任县委书记。一九六二年冬，他受党的委派来到兰考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很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焦裕禄以高度的革命精神，领导兰考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和抗灾斗争。为了摸清风沙、内涝、盐碱的根底，他风里来，雨里去，日夜奔波：探找积水流向，察看飞沙起落，研究治碱门路……在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正患着严重的肝癌。他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忍着疾病的痛苦，和群众一起挖沟修渠、植树造林、翻淤压沙、改良土壤。给大部分沙丘披上了绿装，在昔日白茫茫的盐碱地上，种出了好庄稼。斗争刚见成效，焦裕禄就被活活地累死啦！

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他身为县委书记，始终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反对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表彰，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赞扬他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焦裕禄生在旧社会，饱尝了苦难。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他参加了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和锻炼。他的青少年时代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你想知道焦裕禄在青少年时代是怎样学习、劳动和战斗的吗？那就继续往下看吧……

上 学

山东省的博山城，原来叫颜神城。为啥叫颜神城呢？这就要从一个神话故事说起：

在淄博一带的群山中，住着一户农家，儿媳妇姓颜，很孝顺公婆。为了让公婆吃到好水，每天跑几十里路，到山下去挑水。

一次，在挑水的路上，她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头，给她一条鞭，并嘱咐说：“你把这条鞭放在水缸上，啥时水缸里没水了，一提，水就会来。”她照着白胡子老头的话做了，一看缸里没有水，用手一提鞭子，果然，缸里就哗啦哗啦地涌满了清水。从此，她再也不跑远路去挑水了。

婆婆问道：“不见你出门，为啥缸里有水？”儿媳妇很忠实，就把这件事如实地告诉了她。婆婆到缸前一提鞭，泉水喷射而出，越喷越猛，越涌越大，从

山顶流到山洼，从山洼流到山沟，形成了一条河流。后来，人们就把这条河，叫做孝妇河；在这座山头上修了一座庙，叫颜奶奶庙；把这旁边的一个村庄叫颜神城。

有人说，博山城东南的一条峡谷，也是孝妇河冲积而成的。在这条峡谷旁，有一些山头，叫做崮山。南边的叫南崮山，东边的叫东崮山，北边的叫北崮山。北崮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北崮山村。这里石层厚，土质薄，乱石成滩，遇上大雨，土地冲光；碰上大旱，颗粒不收。一般年景往往都是夏不接秋，谷不接豆。北崮山村的农民大都是靠挑担、推车、卖苦力来谋生。

一九二二年，军阀混战。那家军阀打过来，派捐要款；这家军阀打过去，抢粮抓伕，闹得鸡狗都不安生。当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官也征，军也捐，
巧加名目记不全；
盖着锅，不冒烟，
不纳捐税用绳拴。
又抓丁，又要钱，
南军北军一样残；
暗是匪，明是官，
兵灾匪患紧相连。

就在这年八月二十二日，北崮山村的焦方田家，又生了一个男孩。全家又喜又愁。喜的是：又添了一个后代人；愁的是：又增加一份难。焦方田想：家里既没粮，又没钱，妻子生孩子，拿啥补养身子？他想了想，就跑到自己那二亩山地里，掰了一些嫩玉米棒回来煮煮吃。

穷帮穷，富帮富。穷乡亲听说焦方田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这家送把糖，那家送碗米；左邻送瓢白面，右舍送几个鸡蛋……东院二婶子还说：“孩子托生到穷家里，咱要给他起个吉利的名字，能盼来好日子。”

焦方田的父亲焦念礼特意找来一位私塾先生，给孙子起个吉利的名字。私塾先生想了想，说：“叫‘裕禄’吧，裕，是富裕的裕；禄，是高官厚禄的禄。就是不受苦、不受罪，人财两旺，能过富裕生活的意思。”焦方田的妻子就亲切地喊他“禄子”。

时间过得真快呀，焦裕禄已经六岁了。他看到别家的孩子上学很眼气。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心里也思想：光有一个吉利的名字，可盼不来好日子呀！家里再苦再难，就是押袜子、卖鞋，也得供养禄子求学。

爷爷真的要送焦裕禄去念书了。这天，爷爷把他送进了南崮山村小学校里。焦裕禄高兴极了，见人就说：“我也上学啦！我也上学啦！”

写 字

焦家的大红公鸡，每天早晨喔喔一叫，焦裕禄就醒了。他穿好衣服，挎上书包，一蹦三跳地上学校去。到校后，他扫扫地，擦擦黑板，摆正一下桌凳，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起书写起字来。同学们问他：“禄子，你为啥每天早晨来得这么早？”他抬起头笑笑说：“早晨时光好，脑子清亮，学了东西记得住。”

老师规定每个学生每天写一张大仿，焦裕禄总是写两张、三张；老师规定每个学生写一页小字，焦裕禄总是写两、三页。这样一来，他用纸张比别人多，用笔墨比别人费。一次，纸张用完了，他向娘要钱，娘摸摸兜里没有，就拿一个鸡蛋，换了几张纸。笔用秃了，他向爷爷要钱，爷爷摸摸兜里也没有，就到邻家借点钱，买了一支笔。后来，墨用完了，他又伸手

向娘要钱，娘生气了，说道：“你用笔墨为啥恁浪费，家里连嘴都顾不住，哪还有钱给你买笔墨？学字不能挡吃，也不能挡喝，干脆别上学啦！”

焦裕禄象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含着眼泪说：“娘，今后我再也不向您要钱买笔墨了！”从那以后，焦裕禄不再写大仿、小字啦，他拿着书到僻静的地方，以地当纸，以棍当笔，写了一字又一字，划了一行又一行。在收作业时，老师质问他：“你为啥不交大仿和小楷？”焦裕禄低下头不言不语。旁边一位同学说：“禄子，我的纸，你先拿去用吧！”焦裕禄摇摇头，没有借纸写字。他拿出砚台，滴上几点水珠，用秃了尖的毛笔，在大仿本的空白地方，练习起小字来。可是，这样的作业，怎么能向老师交送呢？不交送，老师要批评；交送了，老师也要批评。焦裕禄想过来思过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放学以后，焦裕禄把书包一放，拿着柴刀，扛着篮子，跑到北崮山坡上砍起柴来。他挽起袖子，举起柴刀，砍啊，砍啊，一会儿就砍了一堆。遇到有绞丝的木头疙瘩，他就更来了劲儿。焦裕禄把两腿叉开，瞅准了茬口，一咬牙，就“嘭嘭嘭”地砍了起来。砍一刀，“嗨”一声。随着“嗨——嘭”的声音，木头疙瘩越来越小了，木柴片越来越多了……天晚了，焦裕禄

把木柴片拾到篮子里，往肩上一扛，乐滋滋地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大红公鸡一叫唤，焦裕禄就起床了。他起床以后，没有挎着书包去上学，而是赶集卖柴去了。他把卖柴得来的钱，买来了纸、毛笔和墨，回到学校里，象往常那样，又写起大仿、小字来……

焦裕禄在学校里是一位好学生。上课时，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静心地听老师讲解；下课后，工工整整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作业，在班里是个优等生，考试成绩都在前几名。四年级期终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后，他回到家里高兴地对爷爷说：“这学期我又考了个第一名！”爷爷听了，既高兴又难过，不知对焦裕禄说什么才好。

原来，这年秋雨连绵。处在高地的早熟作物还得了一些收获，位于洼地的晚熟庄稼，全沤烂在雨水泥里。北崮山村又碰上了一个严重的灾荒年。到了腊月，白茫茫的积雪覆盖着北崮山村那低矮的茅屋，掩没了山沟、平川和道路。穷苦人们为了生活，仍是三五成群地到山上砍柴，再挑到集上换些米、菜回家度日。焦裕禄一家人，连糠菜都吃不饱，供养焦裕禄上学就更艰难了。

除夕快到了，焦家正准备蒸些糠菜团子过年，突

然，本村的一个财主闯进了院子，说道：“焦念礼，年终了，你看病欠的债总该归还了吧！”

焦念礼为难地说：“东家，今年遇到灾荒，粮食歉收，全家人连嘴都顾不住，欠你的债再缓一下吧……”

面善心恶的财主却说：“年初借债，年终归还，这是人之常情，怎能拖到来年！你家有钱供养孩子上学，难道就没钱还债吗？”

财主逼债，使焦裕禄幼小的心灵受到深深的触动。就这样，焦裕禄被迫退学了。

运 油

十一岁的焦裕禄退学以后，就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为大人分担一些忧愁。播种季节，大人拿锄锛坑儿，他就丢籽；禾苗长起来了，他就随大人在田里拔草。夏季，他常常到山上割草；冬天，他就背起粪筐拾粪。后来，拾粪上了瘾，大家称他是个“拾粪迷”。

1938年3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陈粮吃光了，新麦还没成熟。穷人们都在闹春荒，个个饿得面黄饥瘦。为了活下去，各找各的门路：有的做小生意，有的给人家拉脚，有的变卖自己的树木和家具。

焦方田家很空，没有树，也没有家具可卖，生活越来越艰难。

一天，焦裕禄的叔叔来对焦方田说：“东家的油坊扩大了，想找几个人往城里运油。你家有辆独轮小

车，让禄子跟我去吧，去时运油，回来捎煤，来回装货，能多挣些钱。”焦方田担心焦裕禄身小力薄，不同意去运油。焦裕禄想到父母的艰难，坚决要去。焦方田只好找来木头把车子揳了揳，找来麻绳把车子摽了摽。第二天一明，父叔侄三人推着两辆独轮小车，就给油坊往城里运油去了。

从北崮山到博山城，全是一凸一凹的山路，推着重载车，特别难行。上坡时，就更费劲了。焦裕禄的父亲和叔叔弯着腰，蹬着腿，往上推，焦裕禄拖着绳使劲地往前拉；下坡时，他们架着车把，挺着身，朝后坠，焦裕禄倒推着车头，使车慢慢地向下滑行。这样，爬上坡，滑下坡，把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额上的汗珠不分个儿地往下滴。翻了几个山坡后，就蹲在坡下的石头上歇脚。焦裕禄的叔叔用手巾擦着汗，问焦裕禄：“怎么样？戗住了吗？”

焦裕禄第一次体会到推重车、翻山坡的滋味，浑身象零散了一样，所有的关节都感到酸疼。但他仍笑着回答：“再累也戗得住！”

喘歇后，焦方田正要架起车把，准备起程时，焦裕禄说：“爹，叫我替你推一会儿吧！”说着就夺过车襻，搭在肩上，来到车怀里。

焦裕禄架起车迈步一走，车子就左右摇摆，身



子被带得一斜一歪，好象喝醉酒的人一样，走路直摆腿，扭把得满头大汗。焦方田看到这种情形，就说：

“推独轮车子不用学，只要屁股调得活。”焦裕禄一听，嘻嘻笑着说：“非学会推车不可！”

一次生，二次熟，焦裕禄经过多次架把推车，慢慢地就掌握了推车要领。从此，这辆破旧的独轮小车，就成了焦裕禄日常不离、谋求生活出路的伙伴。焦裕禄起床，它开始转动；焦裕禄外出，它伴随在前；焦裕禄累得满头大汗，它压得“吱哇 吱哇”叫唤。一次下大雨，车轮转不动，焦裕禄就扛着它走了好几里。在一个秋凉夜寒的晚上，没赶到家，他就躺在车上过夜，醒来一看，身上落了一层白霜。

一天，焦裕禄和叔叔象往常一样，推起装着满桶油的独轮车，叽叽哇哇地向博山城走去。

经过一上午的爬岗滑坡，来到博山城下的寨门前。焦裕禄抬头一看，只见城门楼上挂着一面膏药白旗，城门楼下站着两个日本鬼子。他们头戴小尖帽，腰束宽皮带，脚穿大皮鞋，手持带刺刀的长枪。站岗的日本鬼子，一看两个人推着两辆独轮小车，连招呼也不打，直向城门楼走来，把枪一托，“呜呜啦啦”地叫着朝他们走来。焦裕禄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日本洋人，心里有些害怕，两只眼直盯着鬼子。只见一个鬼子兵，